唐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唐

科举制度始创于隋朝，至唐朝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唐朝的科举主要分为贡举和制举两大类。贡举是逐年举行的常科，其两个主要科目为：取文学之士的进士科和取经术之士的明经科，而以进士科尤为重要。制举是依皇帝诏令不定期举行的特科，其主要科目为：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。

唐朝已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。第一级是解送试，考试合格者称为举人；第二级是礼部试，即由礼部组织的全国统一考试；第三级是殿试，即由皇帝亲自主持考核礼部拟定的进士。唐朝殿试还未形成制度，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举行。公卷和行卷在科举取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，这是唐代科举的一大特点。

唐朝自高祖武德五年（622 年）至哀帝天祐四年（907 年），共举行进士科考试约 263 次，取进士近 7000 人，现有名可考的状元 148 人。有籍贯可考的 59 人，其中山东籍 6 人。

孙伏伽

一、生平简述

孙伏伽（？——658 年），贝州武城（今山东武城）人。唐武德五年（622 年）壬午科状元。为唐代第一科状元，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。

孙伏伽早年在隋朝时已考中进士，这在清人徐松撰的《登科考记》以及《唐摭言》中都有记载：“进士，隋大业中所置也。如侯君素、孙伏伽，皆隋之进士也明矣。”孙伏伽在隋炀帝大业末年曾任京畿万年县（今陕西西安）的法曹，负责审理刑狱，督捕奸盗，查办赃贿，是当时万年县有点权势的官员。后来又任大理寺史，但颇不顺利，成为怀才不遇的下级官吏。隋朝灭亡后，孙伏伽很识时务地降顺了大唐王朝，并且积极地为唐王朝出谋划策。唐王朝成立不久，孙伏伽便上书高祖李渊，坦言三事：一“广开言路”；二废“百戏散乐”；三请“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”。高祖阅后非常高兴，将他任命为治书侍御史，并赐帛三百匹。不久，孙伏伽又在灭王世充、窦建德之后，建议李渊取消追究王、窦余党的命令，并且为平定边防、减税赋等事频频上表献策，又请设“谏官”一职，高祖皇帝均采纳。

唐武德四年（621 年）四月十一日，唐王朝敕诸州学生及白丁，有明经及秀才、俊士、进士，其中表现好的，为其乡人所称赞者，可由本县考试，州官复试。取成绩在上等者于每年十月随同物品一同入贡。武德五年（622 年），孙伏伽因上书而被免官。是年，诸州共贡明经 143 人，秀才 6

人，俊士 39 人，进士 30 人，在尚书省由吏部考功官外郎申世宁主持考试，经考试共取秀才 1 人，进士 4 人。看来当时科举制度还不完备，或者是孙伏伽虽然免官但情节不重，所以他以免官之身参加了进士科考试，且得中第一。

孙伏伽中状元后，被任命为刑部郎中。由于皇上赏识，孙伏伽更是大为亢奋，遇事常直言无讳。他不断上书，指陈时弊，评说得失，多被李渊所采纳。有一天，李渊对大臣裴寂说：“隋朝末年，皇帝昏庸无道，大臣只知阿谀奉承，君臣之间相互蒙骗，上不闻过，下不尽忠，所以社稷倾覆，国家灭亡。朕拨乱反正，志在安定民心。平息叛乱要用武将，守住江山要靠文臣。希望你们各尽其能，以纠正失误。朕很希望博采众议，但只有李纲忠心为国，可嘉可敬；孙伏伽上书言弊，诚直可嘉。其他人仍重蹈前朝的弊风陋习，只是附首听命而已。这哪是朕所希望的呢！”

当各地割据势力逐个被铲除，大唐江山天下一统的时候。李氏皇族内部的权力争夺也日渐激烈起来。秦王李世民虽不是储君，但他战功赫赫，兵权在握，兄弟之间争夺储君的斗争终于酿成了玄武门之变。斗争的结果是李世民胜利，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，李渊也无可奈何地禅位于李世民，自己去作太上皇了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孙伏伽的直言争谏，得罪了不少官员，好多人也在找他的麻烦。贞观五年，孙伏伽由于审理一个案子失误，被免官。不久又重新起用为刑部郎中。贞观十四年（641 年）又升为大理卿，成为朝廷重臣。唐高宗永徽五年（654 年）因年老辞官，显庆三年（658 年）病逝于家中。葬于老家武城。据《武城县志》（民国元年本）载，武城县古之邱墓有：“双冢、耿将军墓、秋胡墓、孙伏伽墓……”

孙伏伽为人忠直诚恳，敢于直言上谏，不顾个人得失。

他性格宽宏大量，处事从容，荣辱不惊。据说，当年他上书唐高祖李渊三点建议后，李渊便将他擢升为治书侍御史。他面对自己的骤然升迁却不露声色，回家后也秘而不宣，默默地躺在床上休息，家里人谁也不知道。等到一些官员到他家来祝贺时，孩子们去向他报告喜讯，他才慢腾腾且若无其事地来接待客人。世人都佩服他有其量，并将他比作三国东吴时的名臣顾雍。

二、诗文选录

陈三事疏

臣闻天子有诤臣。虽无道。不失其天下。父有诤子。虽无道。不陷于不义。故云子不可以不诤于父。臣不可以不诤于君。以此言之。臣之事君。犹子之事父故也。隋后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。止为不闻其过。当时非无直言之士。由君不受谏。自谓德盛唐尧。功高夏禹。穷侈极欲。以恣其心。天下之士。肝脑涂地。户口灭耗。盗贼日滋。而不觉知者。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。向使修严父之法。开直言之路。选贤任能。赏罚得中。人人乐业。谁能摇动者乎。所以前朝好为变更。不师古训者。止为天诱其咎。将以开今圣唐也。陛下龙举晋阳。天下乡应。计不旋踵。大位遂隆。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。不知隋失之不难也。陛下贵为天子。富有天下。动则左史书之。言则右史书之。既为竹帛所拘。何可恣情不慎。凡有搜狩。须顺四时。既代天理。安得非时妄动。陛下二十日龙飞。二十一日有献鹞鸽者。此乃前朝之弊风。少年之事务。何忽今日行之。又闻相国参军事卢牟子献琵琶。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安县丞 张安道献弓箭。频蒙赏劳。但普天之下。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。莫非王臣。陛下必有所欲。何求而不得。陛下所少者岂此物哉。愿陛下察臣愚忠。则天下幸甚。

其　二

百戏散乐。本非正声。有隋之末。大见崇用。此谓淫风。不可不改。近者太常官司于人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具。以充散妓之服。云拟五月五日于元武门游戏。臣窃思审。实损皇猷。亦非贻厥孙谋。为后代法也。故书云。无以小怨为无伤而弗去。恐从小至于大故也。论语云。放郑声。远佞人。又云。乐则韶舞。以此言之。散妓定非功成之乐也。如臣愚见。请并废之。则天下不胜幸甚。

其　三

臣闻性相近而习相远。以其所好相染也。故书云。与治同道罔弗兴。与乱同事罔弗亡。以此言之。兴乱斯在。所与皇太子及诸王等左右群僚。不可不择而任之也。如臣愚见。但是无义之人。及先来无赖。家门不能邕睦。及好奢华驰猎驭射。专作慢游狗马声色歌舞之人。不得使亲而近之也。此等止可悦耳目。备驱驰。至于拾遗补阙。决不能为也。

谏大赦后迁配王世充窦建德党与表

臣闻王言无戏。自古格言。去食存信。传诸旧典。故书云。尔无不信。朕不食言。又论语云。一言出口。　驷不及舌。以此而论。言之出口。不可不慎。伏惟陛下光临区宇。

覆育群生。率土之滨。谁非臣妾。丝纶一发。取信万方。使闻之者不疑。见之者无惑。陛下今月二日发云雨之制。光被黔黎。无所闲然。公私蒙赖。既云常赦不免者皆赦除之。此非直赦其有罪。亦是与天下断当。许其更新。以此言之。但是赦后。即便无事。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。赦后始欲迁之。此是陛下自违本心。欲遣下人若为取则。若欲子细推寻。逆城之内。谁无罪者。故书云。歼厥渠魁。胁从罔治。若论渠魁。充等为首。渠魁尚免。胁从何辜。且古人云。跖狗吠尧。盖非其主。在东都城内及建德部下。乃有与陛下积小故旧。编发友明。犹尚有人败后始至者。此等岂忘陛下。皆云被壅故也。以此言之。自外疏者。窃谓无罪。又书云。非知之艰。行之惟艰。上古以来。何代无君。所以祗称尧舜之善者何也。直由为天子者实难。善名难得故也。往者天下未平。威权须应机而作。今四方既定。设法须与人共之。但法者。陛下自作之。还须自守之。使天下百姓。信而畏之。今自为无信。欲遣兆人若为信畏哉。故书云。无偏无党。王道荡荡。无党无偏。王道平平。赏罚之行。达乎贵贱。圣人制法。无限亲疏。如臣愚见。世充建德下伪官经赦合免责情欲迁配者。请并放之。则天下幸甚。

谏马射表

臣闻千金之子。坐不垂堂。百金之子。立不倚衡。以此言之。天下之主。不可履险乘危明矣。臣又闻天子之居也。则禁卫九重。其动也。则出警入跸。此非极尊其居处。乃为社稷生灵之大计耳。故古人云。一人有庆。兆人赖之。臣窃闻陛下犹自走马射帖。娱乐近臣。此乃无禁乘危。窃为陛下有所不取也。何者。一则非光史册。二则未足显扬。又非所

以遵养圣躬。亦不可以垂范后代。此祗是少年诸王之所务。岂得既为天子。今日犹行之乎。陛下虽欲自轻。其奈社稷天下何。如臣愚见。窃谓不可。

孙　　逖

一、生平简述

孙逖（约 695 年—761 年），博州（今山东聊城东北）人，唐开元二年（714 年）甲寅科状元。

孙逖出身官吏家庭，其曾祖仲将，寿张丞。祖父希庄，韩王府典签。父亲嘉之，武后时登进士第，官历曲周、襄邑县令。孙逖幼从家学，文思敏捷，据说提笔就能作文成篇。唐景云初年，年仅 15 岁的孙逖拜谒雍州长史崔日用，崔日用试以《土火炉赋》，孙逖握笔立成，且词理不凡，令崔日用为其年少而才高叫绝，遂为忘年之交，孙逖由此也声誉日重。开元二年，孙逖年未弱冠，即一举连中进士、哲人奇士、手笔俊拔三科第一，成为名噪一时的少年状元。相传当年主考官考功员外郎王邱试《竹簾赋》，十分叹服，曾“降阶约拜”，待以贵宾之礼。当朝宰相张说看了他的进士策后，则拍案“心醉”。玄宗皇帝也召见予以奖掖。开元十年、十四年，他又以鸿文高中文藻宏丽、贤良方正二科，名震长安。

孙逖状元及第后，授山阴县尉。开元十年（722 年）举贤良方正后，玄宗皇帝亲自在洛阳城门接见，授左拾遗，转左补阙。宰相张说尤重其才，令其儿子张均、张垍拜谒他，交为朋友，孙逖也经常出入张说家门。朝野上下，称孙逖为人文之宗师，国风之哲匠。陈州刺史李邕，进京上计，便缮录其文为集，送到孙逖府上让其阅视。黄门侍郎李暠出镇太原，辟孙逖为从事。李暠 曾与蒲州刺史李尚隐同游伯乐川，

孙逖为之记其事，当时文人都盛赞其文。

开元二十一年，孙逖人为考功员外郎、集贤院修撰。次年，知贡举，连续两年主持科举考试。史称其“精核进士，虽权要不能逼”，所取多俊杰之士，如杜鸿渐官至宰相，颜真卿为尚书，王昌龄诗词“超绝群类”，李华、萧颖士、赵晔等皆“著名当世”。朝廷重臣，“故言第者，必称孙公”。开元二十四年（736 年），拜为中书舍人。此时，孙逖的父亲孙嘉之已年近八十岁，仍为县令。孙逖便上书玄宗皇帝，请求将自己降为外官，增加他父亲的官秩阶品。玄宗皇帝遂下诏令，提升孙嘉之为宋州司马，听致仕（退休）。唐天宝三年（744 年），任刑部侍郎。天宝五年（746 年），因为得风病请求散职，改为太子左庶子。

孙逖掌诰八年，由他手所出的敕诏，令时辈所叹服。自开元以来，孙逖与齐浣、苏晋、贾曾、韩休、许景先等，为制诰之最。但在这些人当中，孙逖思虑文理尤为精审。宰相张九龄曾在他起草的诏诰中“绮摭疵瑕”，但“沉吟久之，不能易一字”。

孙逖为人谦恭不伐，颇获时人赞誉。后转太子詹事。上元（761 年）病卒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“文”。

二、殿试卷

（开元二年进士科试《旗赋》，以“风日云野，军国清肃”为韵。可惜孙逖所作《旗赋》已经亡帙。以下为其哲人奇士科（全称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）试卷，由此卷亦可见一代词臣之文彩。）

殿试皇帝：唐玄宗李隆基
殿试题：问立身从官之道

问：朕闻理国莫尚乎任贤，命官必资乎选众。尧、舜以声而以度，考核良难；殷、周取德而取言，征求匪易。朕所以载怀经术之彦，夕遗其寝；虚伫艺能之士，朝忘其饥。子大夫光我弓旌，膺斯扬择。为政作法，岂无前范，安人济时，亦有令躅。宜叙立身之志，各言从官之才。至如七辅、八元，施何纲纪？十臣、四老，正何得失？并陈事迹，兼言名氏。朝会古礼，登享旧章，九仪式辨其赐，六贽各明所执。雍畤起于何年？毫社并于何代？天士、地士，此何所封？诸布、诸严，彼何所主？又穆邦家而济生死，三圣之教何长？利动植而益黎元，五材之术何要？工商两业，在俗何先？文武二柄，适时何急？凡此数科，不获双美，必存者均乎存信，所去者同乎去食。朕将亲览，尔等明言。

哲人奇士科第一名殿试卷

伏惟陛下，文明有赫，元圣广远。劝激极乎宇宙，察微穷乎物象。至如选众任能之术，《礼经》享物之要，三圣五材之短长，文武工商之用舍，斯并独断圣虑，悬衡睿谋，百辟端委而颙若，庶绩不言而潜运矣。犹以为立政图大，试言务重，弗躬弗亲，庶人不信。降清问于穷昊，俨神威于咫尺。斯亦尧咨舜吁，同德比义。臣愚敢不拜手稽首，对扬天子之休命。

制策曰“子大夫光我弓旌，膺斯扬择。为政作法，岂无前范，安人济时，亦有令躅。宜叙立身之志，各言从官之才”者。臣闻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。今神化阴骘，要道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光备，设序塾以教于乡，立胶庠以训于国，制为禄秩，以劝其从，则含生禀灵者，孰不刻意于仁义，饬躬于闻达。所谓尧舜之代，比屋可封也。臣以一介，行能无取，思勉进以追群，顾观光而知愧。尝亦自强不息，有闻而行，驰颜、闵之极挚，伏周、孔之轨躅。学古庶乎叶道，慎行期乎润身。非有志于干禄，苟求仁于寡过。立身之志，允或在兹；从官之才，则愚岂敢。何则？仲尼有言曰：“如有所誉，其有所试。必也临事，难乎预谋。”昔孔明之自比管、乐，时人未许；仲由因之以师旅，夫子哂之。祗奉睿问，惧深殒越，其敢靦冒，轻议天工。陛下若不弃菅蒯，无遗蕴藻，考片言而察所以，效一官而视所由，安敢廋哉。取则不远，知人则哲。陛下光膺于圣君，扬己自媒，微臣敢辞于丑行。

制策曰“七辅、八元，施何纲纪？十臣、四老，正何得失？并陈事迹，兼言名氏”者。《书》曰：“惟后非贤不乂，惟贤非后不食。”故君明臣忠，予违汝弼，时闻间出，代有其人。昔者黄帝之首出庶物也，时则有若七辅，股肱舟楫。虞舜之宾于四门也，时则有若八元，忠肃恭懿。周文之心德同济，始用十臣；汉储之羽翼已成，初闻四老。陈其事迹，斯亦庶乎；言其名氏，固可量也。七辅则风、牧共贯，八元则伯、仲同归，论十臣之伦，则太颠、闳夭，稽四老之类，则绮季、园公。昔剡子之叙古官，劳于倾盖；鲁公之问儒行，疲于更仆。况实繁有众，急景不留，聊举凡以见意，岂遽数而周物。

制策曰“夫朝会古礼，祭享旧章，九仪式辨其赐，六贽各明所执。雍畴起自何年？亳社立于何代？天士、地士，此何所封？诸布、诸严，彼何所主”者。传曰：“朝有著定，会有表仪。”《书》曰“享多仪，仪不及物，曰不享。”斯盖曲为之防，事为之制。经礼三百，仪礼三千，载在祀典，藏

之史册。九仪谓一命受职，再命受服，三命受位，四命受器，五命赐则，六命赐官，七命赐国，八命作牧，九命作伯。六贽谓孤执皮币，卿执羔，大夫执雁，士执雉，庶人执鹜，工商执鸡。雍畴起于秦年，毫社并于周代。天士、地士者，汉武之宠方士，将军始受其封。诸布、诸严者，班史之记小祠，先儒不详所以。

制策曰“穆邦家而济生死，三圣之教何长？利动植而益黎元，五材之用何要？工商两业，在俗何先？文武二柄，适时何急”者。夫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动，情之欲也。天禀其性而不能节，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。故务恬朴，贵清净，同术于汤之益谦，合志于尧之克让，此道教所长也。若乃不杀伐，证因果，包太空以为言，化群有而归寂，此释教所长也。皆能惩窒嗜欲，静镇纷躁，王侯得之，以贞天下。至于辨贵贱，立君臣，示之以好恶，因之以诛赏，使礼乐刑政灿然可观，则为善不同，其味相反，系风捕影，荡而无适。故知孔氏之立教，乃为邦之所急也。传曰：“天生五材，废一不可。”断之于阴阳，效之于气物，示休咎以垂诫，因兴衰以运行。若可废，则乾坤之道其或息矣。然土爰稼穑，居中履正，应我皇之休远，弼大化以阜成，利动植而益黎元，先金火而逾水木。必不得已，斯其一隅。又国有六职，实载工商；时之二柄，莫先文武。同唯阿之相去，何是非之足征。然舜命共工之职，周有《考功》之记，车服器械，斯焉取斯。岂与夫乘时射利，滞财居逐者，若兹之琐琐焉。文德者，政之所专也；武威者，文之所助也。然则士农之末，作巧贤于鬻货；升平之岁，经国先于定功。臣学昧稽古，思迷政途，谋适不作，空愧绕朝之策，道之所行，犹委仲尼之命。谨对。

三、诗文选录

和左司张员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
长安逢立春日赠韦侍御等诸公

拜郎登省闼，奉使驰车乘。遥瞻使者星，便是郎官应。台妙时相许，皇华德弥称。二陕听风谣，三秦望形胜。此中睽益友，是日多诗兴。寒尽岁阴催，春归物华证。

和登会稽山

稽山碧湖上，势入东溟尽。烟景昼清明，九峰争隐嶙。望中厌朱绂，俗内探玄牝。野老听鸣驺，山童拥行轸。仙花寒未落，古蔓柔堪引。竹涧入山多，松崖向天近。云从海天去，日就江村陨。能赋丘尝闻，和歌参不敏。冥搜信冲漠，多士期标准。愿奉濯缨心，长谣反招隐。

送杨法曹按括州

东海天台山，南方缙云驿。溪澄问人隐，岩险烦登陟。潭壑随星使，轩车绕春色。傥寻琪树人，为报长相忆。

葛 山 潭

圆潭写流月，晴明涵万象。仙翁何时还，绿水空荡漾。凉哉草木腓，白露沾人衣。犹醉空山里，时闻笙鹤飞。

丹阳行

丹阳古郡洞庭阴，落日扁舟此路寻。传是东南旧都处，金陵中断碧江深。在昔风尘起，京都乱如毁。双阙戎虏间，千门战场里。传闻一马化为龙，南渡衣冠亦愿从。石头横帝里，京口拒戎锋。青枫林下回天跸，杜若洲前转国容。都门不见河阳树，辇道唯闻建业钟。中原悠悠几千里，欲扫欃枪未云已。英雄倾夺何纷然，一盛一衰如逝川。可怜宫观重江里，金镜相传三百年。自从龙见圣人出，六合车书混为一。昔年王气今何在，并向长安就尧日。荆榛古木闭荒纡，共道繁华不复全。赤县唯馀江树月，黄图半入海人烟。暮来山水登临遍，览古愁吟泪如霰。唯有空城多白云，春风淡荡无人见。

山阴县西楼

都邑西楼芳树间，逶迤霁色绕江山。山月夜从公署出，江云晚对讼庭还。谁知春色朝朝好，二月飞花满江草。一见湖边杨柳风，遥忆青青洛阳道。

夜宿浙江

扁舟夜入江潭泊，露白风高气萧索。富春渚上潮未还，天姥岑边月初落。烟水茫茫多苦辛，更闻江上越人吟。洛阳城阙何时见，西北浮云朝暝深。

春日留别

春路逶迤花柳前，孤舟晚泊就人烟。东山白云不可见，西陵江月夜娟娟。春江夜尽潮声度，征帆遥从此中去。越国山川看渐无，可怜愁思江南树。

奉和四月三日上阳水窗赐宴应制得春字

今日逢初夏，欢游续旧旬。气和先作雨，恩厚别成春。凤吹临清洛，龙舆下紫宸。此中歌在藻，还见跃潜鳞。

奉和登会昌山应制

岩磴列云旗，吾君访道时。乾行万物睹，日驭六龙迟。望远回天顾，登高动睿词。愿因山作寿，长保会昌期。

正月十五日夜应制

洛城三五夜，天子万年春。彩仗移双阙，琼筵会九宾。舞成苍颉字，灯作法王轮。不觉东方日，遥垂御藻新。

奉和御制登鸳鸯楼即目应制

玉辇下离宫，琼楼上半空。方巡五年狩，更辟四门聪。井邑观秦野，山河念禹功。停銮留睿作，轩槛起南风。

进船泛洛水应制

禁园纡睿览，仙棹叶时游。洛北风花树，江南彩画舟。芳生兰蕙草，春入凤凰楼。兴尽离宫暮，烟光起夕流。

和常州崔使君寒食夜

闻道清明近，春庭向夕阑。行游昼不厌，风物夜宜看。斗柄更初转，梅香暗里残。无劳秉华烛，清月在南端。

和韦兄春日南亭宴兄弟

台阁升高位，园林隔旧乡。忽闻歌棣萼，还比报琼芳。门向宜春近，郊连御宿长。德星常有会，相望在文昌。

奉和崔司马游云门寺

系马清溪树，禅门春气浓。香台花下出，讲坐竹间逢。觉路山童引，经行谷鸟从。更言穷寂灭，回策上南峰。

酬万八贺九云门下归溪中作

晚从灵境出，林壑曙云飞。稍觉清溪尽，回瞻画刹微。独园馀兴在，孤棹宿心违。更忆登攀处，天香满袖归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